

城市的细节

金毅

夜幕降临，照例去日湖散步。屈指一算，在湖边生活两年有余，对那一泓碧水，以及湖畔风姿绰婷的芦苇与荷花，竟有了迷恋。尤其夏夜从湖面上飘荡过来的清风，从身上沁入心底。

穿过路口，日湖已在眼前。突然觉得门上扑来丝丝凉意。抬头一看，天上月朗星稀，并无雨意，仔细一瞧，原来路旁灯杆的顶部，曾几何时安装了一排喷头，水雾正源源不断地喷将出来，似一小片迷蒙烟雨，在半空飘散，洒在周边花木之上，然后露珠般在绿叶上凝结滚动。这可真够新鲜的，一盏路灯好比一台“室外空调”，给城市除尘降温减燥。几位路人像我一样举头观望，并掏出手机拍照，脸上露出几分小惊喜，大概也觉得稀罕吧。

这种人工喷雾法，不知道是谁的神创意，但起码让我觉得，这座城市的建设者和环境营造者，很有智慧，单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创意，便让“钢筋水泥的丛林”，弥漫起淡淡的温情。

因为工作需要，我时常背负行囊，奔走无定，算起来已在国内的七八座城市工作、生活过。宁波这座城，不南不北，不大不小，驻足此城日久，我觉得她像宁波菜那样值得细细品味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，我出差到宁波。天上下着大雨，车在市区里行驶，我发现许多十字路口，搭有雨篷。骑自行车的人，在等红绿灯的时候，躲开了大雨浇头，小雨篷大作用，除了避雨，还能夏遮骄阳，冬挡飞雪，给人安全感。也许是我孤陋寡闻，当时在其他城市，没见过过这种街头设施。问问车者，他们也摇头。可以肯定，在十字路口搭雨篷这件事，宁波即使不是首创，也是先行者。

那时，我仅将此归结为南方人的心细如发，注重城市管理的别出心裁。因为单凭一件事，还不足以证明一座城市亲民的整体理念。

后来，又有几次到宁波出差，

我与教师这一职业的结缘，和父亲有关。

父亲出生于余姚山区一个贫苦家庭，1948年7月中旬参加三支队，新中国成立后分配至奉化工作，曾任奉中镇镇长、县委党校副校长。后因胃病严重，县委照顾他带家属到县属单位林场工作，直到离休。

清楚记得，父亲在县委党校讲课时，7岁的我怯怯地站在门口听。父亲讲完课出来，拉起我的手，走过东门路，进了大门走上二楼就是我的家。受父亲的影响，我从小就喜欢当老师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回家劳动。1974年2月，到县林场附近的南岙小学代课。当时学校只有两个老师，我和樊老师，有四个班级、50多个学生。樊老师教一、二年级，我教三、四年级，都是复式教学，每月工资24元。大队不安排老师住宿，住房是自己租的。后来大队负责人问我：“大队畜牧场现在不养猪了，有空房子，你要不要住？”“要住！”我立即答应。此后住进了畜牧场，空房有两间，23平方米左右，比租房舒服多了。到了晚上，我把在操场上玩的学生叫到住处给他们补课，内容有《三字经》：人之初，

天气转凉，再过些时日，家中的凉席就该撤去了。宁波有的地方，管凉席叫“滑子”，用蔺草当原材料，但就全国来说，凉席主要还是一种竹制品。古人给凉席安了一个雅称：玉簟，宋词云“红藕香残玉簟秋”，这个“簟”字，音同“电”，竹字头，原本就指竹席。——在我的家乡庵东镇，以做竹制品为营生的手艺人，方言管他们叫“篾匠”，而不是“篾匠”。

我在庵东定居的最后时光是住在七二三大街北段，联排一通三的三层楼房，正门朝东，左邻右舍墙壁相连，都是一样的户型，那时候我家右边的邻居，就是一位篾匠师傅。

至今没弄清篾匠师傅姓甚名谁，反正周边的居民见了直接叫“篾匠师傅”。他年纪应该比我爸爸大不少，我按辈分平常叫他“大爸爸”。篾匠师傅看起来很是老气，头发灰白杂乱，面庞干瘦，身上总是系着一件大号的粗布围裙，坐在椅子上，一声不吭地编竹器，最醒目的，当然是他那双手，皮肤发皱，关节凸起，十个指头时常缠着胶带，因为长年编织竹片而磨得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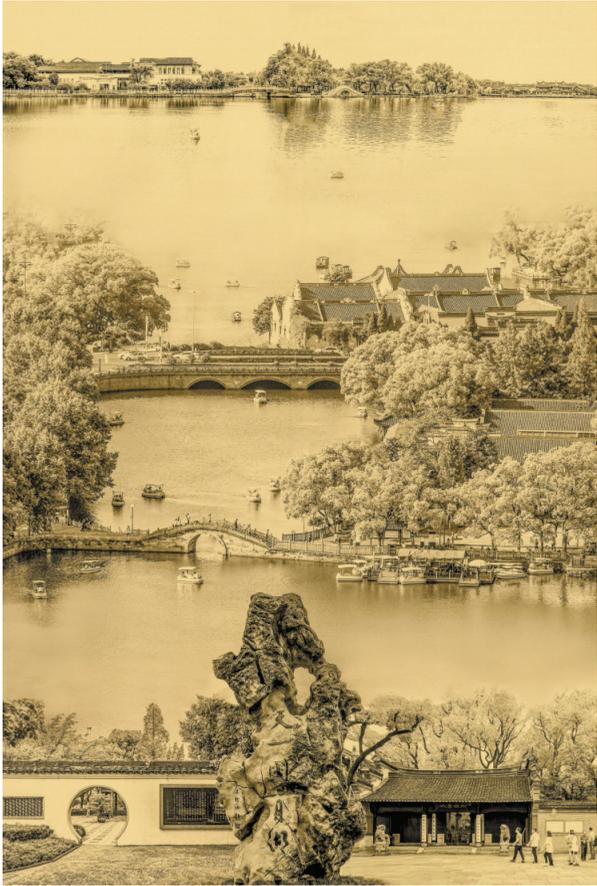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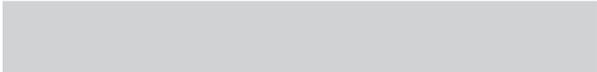
每次来，都有新的发现。比如，修建了许多跨江大桥和立交桥，桥的边沿，装饰着一盆盆花草，绿油油的枝叶，五颜六色的花朵，在风中婀娜绽放，给单调的桥体增添了姹紫嫣红的春色。又如，日湖的一隅，竟铺出一个大型的人造沙滩，成为夏日里市民嬉水的好去处。宁波的江边或海滩，多泥涂，不好嬉水，人造沙滩弥补了这个不足。再比如，我时常漫步的人民路，小小的窠井盖上铸有“1844”字样，开始莫名其妙，一查典故，方知这是宁波开埠的年份。以这种方式告诉路人宁波的历史，传递的岂是历史与人文，还有“走千里路，读万卷书”的理念。能够小处着力，必定大处有成，难怪，宁波人杰地灵、藏龙卧虎、英才辈出。

如果仔仔细细留意，宁波在细节的点化上，是颇具匠心的。穿过古老的小巷，原本破败的老墙，被绘上各种图案，或大或小，或庄或谐，有山水花草也有人物流通，虽是涂鸦，却让残垣老巷焕然一新。经过工地，宁波不是圈个围栏了事，而是每一格都喷绘出装饰画，工地上机器轰鸣，尘土飞扬，有了这些高山流水映入眼帘，竟让人少了许多烦躁。环境的美化，就是这样一笔一笔细腻地勾勒出来的。

刚刚听说，宁波又有了新的目标，要打造几处“城市客厅”。这样的“客厅”，自然是露天的，不需要遮阳伞，甚至不需要石凳和长椅，市民和游客大可席地而坐，随意歇脚。客厅的主要功能是休闲，让人舒适地安放灵魂和心情。可以肯定，这将大受欢迎——谁能拒绝白天的阳光和绿地，夜晚的清风和星月，还有男人们热爱的足球和啤酒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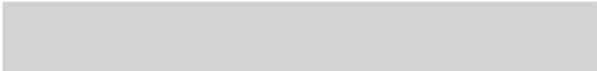
有人说，城市愈大，愈让人感到孤独。更有人戏言，“小区无知己，比邻若天涯”。有了“城市客厅”，可以无拘无束地谈天说地，或许又是一个朋友圈。

城市给市民以温情，市民还城市以风雅。



画意月湖

陈顺意 摄



无悔从教路

赵宁善

性本善……学生静静地听，睁大眼睛看着我；我还给学生讲鲁迅的故事：鲁迅本来叫周树人，阿妈叫鲁瑞，鲁迅爱戴母亲。后来就叫他妈的姓给自己起了个笔名……学生听得津津有味。开始几天，不少父母四处找自己的孩子，知道在我这儿补课后就不再找了。大队负责人向公社表扬了我，我因此从代课教师转为民办教师，每个月还加了2元工资。此后我教书更来劲了，学生也爱听。一下课就与学生玩“老鹰抓小鸡”，小操场上充满欢声笑语。

1977年3月，事业单位职工子女可以顶职，我便招工进了林场，分配在高山林区工作。我没放弃学业，在业余时间学习《古代汉语》《现代汉语》《文学概论》《写作》等课程，还试着搞文学创作，在《雪窦山》杂志发表过小说、诗歌、戏剧等作品。因为常在报刊发表一些文章，我被调到场部当了文书，但我还是向

粗糙不堪，那真是手艺人的手。

篾匠师傅总在家，他不用出门干活，家中第一进房间就相当于他的工作室，墙角堆满了成捆的毛竹。庵东海滨盐碱之地，不产竹子，我小时候好奇地问他这些竹子是哪来的，篾匠师傅说是余姚四明山里的。虽说是篾匠，他却不做席子，做的都是细圆巧巧的日常用品，比如淘箩、吊篮、食罩、簸箕等等。做好的成品，顺手抛到地上码着，等待买主上门来买。做篾具是个苦活，手被锋利的竹片划伤是家常便饭，更考验匠人的耐心。很多时候我看篾匠师傅蹲在那里干活，一蹲就是大半天，也不说话，唯一发出的声响就是当手头的竹片用完时，他会拾起地上的柴刀，挑出新的竹子，先劈砍成细条，然后一遍一遍地刨成竹片，竹片须刨得厚薄均匀，才能刚韧相宜，如果要

把竹片箍成圈，那就得再刨薄一点。如此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他看起来很孤单。篾匠师傅明明有家人，他有老伴，很奇怪的，我与他家做了许多多年邻居，也没见过他老伴几面，她好像只愿意“宅”在

往教师这一职业。

1996年5月，为培养更多技术工人，适应地方经济发展，奉化建立技工学校。经过努力，我从林场借调到技工学校。

我刻苦钻研教学技能，努力提高公开课质量，根据学生实际，抓实“双基”训练，形成了以“三段式”为中心的授课方法。清楚记得新学期给大专班学生上经济课，我从生产活动讲到生产企业和企业生存，再从企业生存引出经济效益。离开教室时，好多同学拍手。由于上课生动，每学期学生测评均名列前茅，因此受到校领导重视。1998年7月，我终于以教师身份调入奉化技工学校，正式跨入教师行列，我激动得掉下热泪。

技工学校适应国家形势，开展“一专多能”教学活动，我积极参与，并收集材料精心写稿。1997年5月10日，《宁波日报》发表了我写的报道《奉化技校施行

一专多能教学模式》。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《宁波日报》上，我高兴得跳了起来，马上打电话给学校方校长。方校长听了连声夸赞：“好好好！给你奖励！中午多喝几杯老酒！”后来以此篇报道为基础，我全身心投入，积累素材，长篇通讯《一张文凭，多种证书——浙江奉化技校培养“一专多能”新型技能人才》，在国家级杂志《现代技能开发》发表，并上了杂志封面导读。随后，论文《谈技校学生关键能力的培养》在劳动部主办的《职业技能培训教学》杂志发表，并被中央文献出版社收入2000年9月出版的大型丛书《中国现代化建设研究文库》。

我还编写了《职业指导讲义》三册，作为学生技能培训教材，后又有多篇论文在国家杂志发表并获奖。2003年6月，我被破格晋升为讲师。我曾被评为宁波市技校系统优秀班主任、宁波市技校系统优秀教师，个人事迹被收入《中国教育大辞典》。

2012年，我从技工学校退休，闲暇时常常回忆起自己的教师生涯，虽然清贫一生，但从未后悔，我深为自己曾经是一名教师而感到光荣。

篾匠师傅

林 彳

里屋，几乎足不出户，除了每天饭点时会叫篾匠师傅进去吃饭。听说他有儿子、儿媳，我更是从未见过。

从初中起我就开始住校，只有假期才回家。在家时我得闲暇，常常会坐到篾匠师傅边上，同他聊天。说是聊天，其实就是少年的我一个人那里“念猫经”，篾匠师傅基本上不接话，他是一个理想的聆听者，偶尔听到什么顺耳的话，他会用赞许的目光看着我，只有在心情特别好的时候，才会抬头跟我聊上几句，手上活计却是一刻也不停歇。篾匠师傅几乎没有娱乐活动，他家里订了一份《宁波晚报》，他也不怎么看，倒是我时常拿来讲给他听。当年的晚报内容挺丰富，上至国家大事时政要闻，中至中考高考各个批次学校的投档分数线，下至新近流行的影视节目剧



棟树

老青

身边物事不知不觉中在消失。大到朋友，小至一把钥匙。

惦记起棟树。以前举目可见的棟树，现在想要找到一棵不容易。也想不到棟树为什么少见的原因。

在我鄞东老家，棟树实属寻常，路边屋角，田头河畔，随处可见。树干常常不太粗，树貌普通，但会长得高大。很少看到成群的棟树，多是一棵两棵矗立着。春暮时会开细细蓝蓝的花，当时我没有为棟树的花停过脚步，不记得那花散发出怎样的味儿。棟树引起孩子们的注意，是在秋季，棟树已然结满了绿色的小果子，我们称为“棟树果”（果，用老家话读鼓），它小而干净，硬度适中，天然的“打仗”利器：把棟树果装满口袋，与小伙伴们互砸。如果棟树果裂开，则有刺鼻的香味扑面而来。

棟树枝脆，攀折时容易断裂。老家童谣：“棟树炼煞人，桑树救救命。”“炼”，宁波土话，意为摔下来。同样常见的桑树富有韧性，土方里桑树皮还能治骨伤。

高中时参加割早稻，队间门口的几株河边树，就是棟树，树枝上挂着社员担来的饭篮，空气流通，饭菜不易发馊。晌午，大家结束了一上午的劳动，吃瓜，用饭，然后或坐或躺在棟树下，四周无边际的农田，烈日当空，棟树荫下或许有野风吹过……这片刻的休憩，直催人甜甜睡去。到冬天，棟树叶子掉光，果子



困极欲寻书

潘玉毅

许是看书之故，前段时间，一连熬了几夜，这不，才到晚上十点，我便觉得有些困了，靠着枕头，不知不觉就打起了盹。睡至半酣，忽觉手中的书往下一滑，瞬间，瞌睡虫尽散，人便清醒了。我的第一反应是先去拿手里的书，生怕被谁抢走了似的。

书还在，只是看的进度有些慢，到现在为止才看了四分之一，心中不免有些惭愧，只怪自己没有长发，不能悬梁而读，否则必然通宵达旦以补日缺。书既然不曾看完，累则已经很累了，几乎坐在椅子上都能睡着，但是心里总觉得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完，不一会儿便醒了。耷拉的脑袋，好像有人拽着头发，始终不肯沉沉睡去。我从冰箱里取出几枚李子，将果肉吃尽了，把核含在口中，用以驱赶睡意。

之所以如此孜孜矻矻，大概是因为书的魔力太大吧。只是这样的状态显然是不适合细读的，此时，若是有人导读，倒不失为美事一桩。当然，我也只是想想

也挺怕的，马桶爸爸是镇里的干部，自带一股威严。游戏机诱惑太大，我考虑再三还是试探着说：“要不咱们一起上去问问你爸爸吧。”结果我俩就跟“程门立雪”似的，一直等到马桶爸爸午睡时间差不多过了，才一起轻手轻脚上楼，来到卧室外，马桶看看我，我底气不足地向房内问了一句：“大爸爸，我和马桶可以打会游戏机吗？”“不行！”房内传来中气十足的一声。我们毕恭毕敬“趋庭鲤对”，没想到换来“一票否决”，真是泄气，只得灰头土脸下楼去。

其实我儿时去得最多的是另一个发小“老虎”家。老虎爸妈在宁波做生意，不常在家。印象中老虎爸爸是个高高壮壮的大块头。我最近一次见到老虎爸爸，已是六七年前的事，在老虎的婚礼上。我去敬酒，没想到意外看到老虎爸爸坐在轮椅上，形容苍老，反应迟钝。事先我听老虎提起过他爸已患重病，但亲历时依然觉得触目惊心。老虎妈妈见我，凑到丈夫耳边说：“这是阿B，老虎的同学，小时候常来我们家玩的。”老虎爸爸看着我，点点头，想说话，可是嘴里含

仍一串串挂着，干瘪、泛黄。需要锐利的北风，才能把棟树果完全打落。

老家徐同学家后门，有一棵野生棟树（自己长出来的），因为挡道，老徐把枝丫砍去只剩半截主干。以为它将死，谁知年年长新枝，越长越大。几年前村里要修路，才不得已把树移除。

老徐告诉我，他家里传下来的几条木凳，及火炬，都是用棟树木打成的。

我回老家的次数少，就告诉徐同学，今后如果看到了棟树，随手拍照来让我看看。

过去了好久，徐同学回复，一时没发现棟树，他需要慢慢找。

如果打开历史书，会发现棟树其实高级得很。在中国古典美学意象二十四番花信风中，棟花与牡丹、梅、水仙等名花列一起。南朝《荆楚岁时记》：“始梅花，终棟花，凡二十四番花信风。”当棟花开放，已是春尽时节。宋代谢逸《千秋岁》词云：“棟花飘砌，簌簌清香细……人散后，一钩淡月天如水。”这里面隐含着对春天逝去的惆怅。

棟塘，宁波东五乡镇曾经的一处名胜，就因为家门口种着两棵大棟树，亭亭如华盖。此屋系当地望族李氏别墅，位于汇纤桥东，紧邻后塘河。植棟树者为明代中期的李正华，他说：“棟，苦木也，吾以此示子孙。”到明末清初，棟塘的主人成了李郢嗣，他写下了著名的《鄞东竹枝词》，其中有一首记自己的家：“寒家定说访天童，小白河干纤路通。每过吾门常指顾，一船吹满棟花香。”诗后自注：“寒家门植双棟，故名棟塘”。

五乡的棟树现今还有吗？日前，横溪王国明兄听说我忽然对棟树感兴趣，甚惊诧，他告知在亭溪岭山脚依稀看到有几棵，但不能确定是否棟树。既然如此，我打算等秋凉，去横溪转转，爬爬亭溪岭，并看看岭下究竟有没有长着棟树。

而已，醒醒睡睡，蒙蒙眈眈，权当是做了一个梦。

我将书放下，又顺手将它取来打开，眯着眼睛瞥看书里的文字。有时候困倦极了，眼睛虽然勉强睁着，但大脑的回路已经跟不上阅读的节奏，故而只能算是死读书。一字一句，一个标点符号，打我眼前飘过，却仿佛蜻蜓点水似的，有些飘入人心里去了，有些则是一晃而过。虽然很多精彩的句子没有完全记下来，但是看与不看，有着本质的区别。至少看过之后，脑海里是可以留下一个梗概的——书里大致讲了哪些内容，又有哪些精彩篇章？

记得古人常把“晴耕”和“雨读”列作一处，并把雨天读书唤作“读雨书”。若是按照这个标准，我在犯困的时候读书当是“读困书”了。

人在犯困时读书，心眼极难专一，可是放又放它不下，便只好做一回有口无心的小和尚，像念经一般不求甚解地去读它。好在书里的文字也不似老先生考察学问，字字句句，出不得半点差错。其实，仔细想来，它更像是学生时代联袂夜话，一边睡意已经在催人入眠了，一边心里却还有许多的话要讲，于是在睡之前，凭着意念，断断续续地聊上几句。

于年少时的我们而言，卧谈会里能多聊一句是一句。这种心情，未曾亲历者是无法理解的，正如读书，明明可读可不读，但分明，它在我们心中的分量是那样的重。

糊不清，站也站不起来。我心下一阵酸楚，连忙拉起他的手：“大爸爸，你要好好保重身体！”——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意识到父执的衰老，还来不及心理准备。

金庸在《倚天屠龙记》后记中写到“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，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，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，张三丰对张翠山、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挚爱”。

前年我回镇上，原先邻居中一位开按摩店的阿叔请吃饭，桌上问起几位老邻居的近况，很自然地提到篾匠师傅，阿叔说篾匠师傅中风了，瘫在床上，早就没法做生活了。

“啊——”我愣在那里，指间筷子掉落，眼前浮现出篾匠师傅从前沉默寡言、埋头干活的情形。“讲起来多少危险啦！”阿叔还在比画，绘声绘色，“那天幸亏我在旁边，眼睁睁看着篾匠师傅从椅子上歪倒在地板上，话都不会说了，一看架势不对，连忙叫了几个邻居把他抬上车，我一路红灯闯过去，只十分钟就开到了浒山的医院。医生看了分钟，再晚到一会，估计就抢救不回来了。”